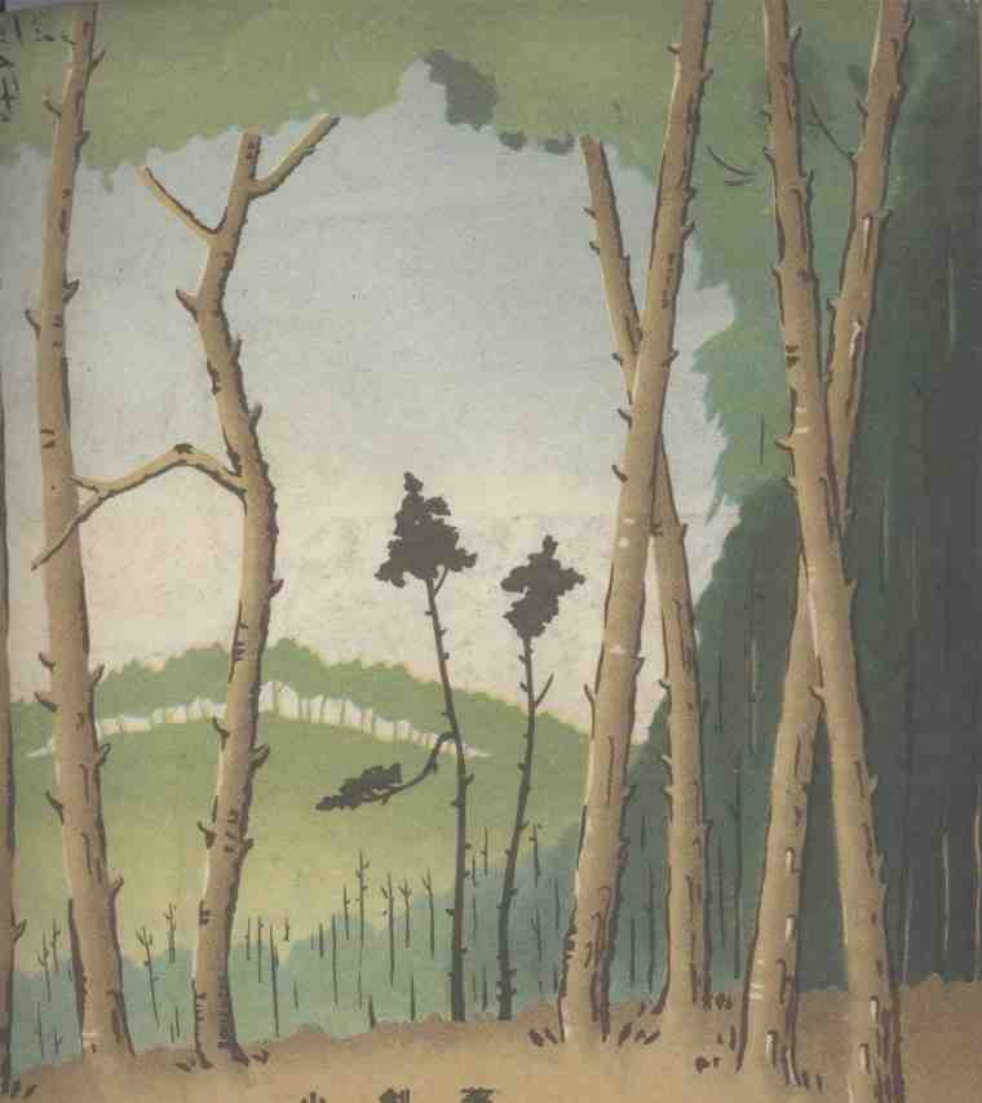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 劍 著

松林琴声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718.4

963

保存

基

松 林 琴 声

小 劍 著

尹 人 插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區寬街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总經售

787×1168 1/32 1 1/8印張 15,000字

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9,200

統一書号: R 10034·86

定价(3)一角二分

松林琴声

小 劍 著

尹 人 插 图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7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是寫兩個朝鮮兒童在戰火中失去溫暖的家，他們被中國人民志願軍救護到野戰醫院里。護士小萍非常同情憐愛他們，她耐心又周到地照顧他們的生活，想盡辦法使他們精神愉快；忘掉那悲慘的創傷，兩個朝鮮孤兒在這中國護士身上尋到了失去的母愛。當他們要分別時，都依戀着小萍不肯離去。小萍寫信給在後方的媽媽，要求媽媽象照顧自己兒女一樣來照顧他們。

封面設計：李 痕

1951年初夏，中国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，向美国侵略軍和李承晚伪軍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攻势，这就是有名的第五次战役。……美李匪軍逃跑了。这些杀人犯逃跑的时候，在他們曾經占領的城市、村庄，杀人、放火，給朝鮮人民留下了灾难和仇恨……

1

在离前綫不远的一条山溝里，駐扎着志愿軍的一个野战医院。

早晨。太阳剛剛出来。大地被阳光照射着，升起絲絲的微白色的潮气，挂在草尖的露珠，閃閃发亮。山上一片葱綠色。

开始，周圍很宁靜。真的，如果不是这些防空洞，如果不是美軍逃跑时拋棄的汽油筒、炮弹壳……人們真会以为这里是一片和平的土地呢。但是，过了一会儿，天空响起了飞机的馬达声，前綫的炮声也傳了来，象以前的許多日夜一

样，战争在进行着。

医院里最小的护士王小萍，拿着茶缸、牙刷和毛巾，走出防空洞来，抬头看看天空，想看到飞机在哪里，但是没有看到；她又注意地听那轟轟的炮声，好象要从这声音里了解到一点关于前綫的消息，听了一阵，才向着小河走去。

王小萍十六岁。胖胖的臉蛋上有两个酒窝。两条小辮象两个簪带把儿似的翘着。家在河北的农村里。来朝鲜已经半年多了。她本来是在文工队里工作，因为工作需要，便留在医院里做护士工作了。

小河旁有一块大石头，好象是小萍的梳妆台，她每天都在这儿漱口、洗脸、梳头发。

她没有牙膏，香皂也用完了，但这并不妨碍她爱干净、讲卫生。她刷过牙、洗过脸，从兜里取出小镜子、小梳子，把镜子靠到石头的一个楞角上，又梳起头发来。她一边梳头，一边哼着歌儿。从她那最多只有一公寸的长方形的小镜子里，可以看到身后的树林、野花和山头，还有从树丛中飞起的鸟儿。

忽然，在她的镜子里出现了一付担架，是两个战士抬着的。但是，担架上抬的什么，她却看不清，因为担架上盖着一块雨布。在担架后面，跟着一个女孩儿。

小萍拿头绳扎好了辮子站起来，转过身去凝视着担架和担架后面的女孩儿。那女孩儿穿一件白衫和一件浅绿色



的裙子，裙子上被火燒了几个洞。烏黑的头发剪成一个帽盖儿。

“同志，在哪里交伤员？”抬担架的战士，停住脚步，轉过臉来問小萍。

“什么伤员？”小萍問那个战士，用疑問的眼光看看担架和走在后面的女孩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心里跳起来了。

“是一个朝鮮孩子，小男孩。”抬担架的战士好象看出小萍的心事了，瞅瞅身后的女孩儿，說：“这女孩是他的姐姐。”

“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”小萍急忙弯腰拿起茶缸和毛巾，“跟我来吧！”她敏捷地跳上河边小路，和抬担架的战士走到一起。她把小鏡和小梳裝进口袋，騰出一只手来，去拉那女孩儿的手。

那女孩儿的臉上有兩道泪痕，兩眼通紅。当小萍伸手去拉她时，她用探問的眼光望望小萍，把手往后縮了一下。

小萍立时不知道該說什么，只觉得臉上一陣发热。她觉得自己懂得这女孩子的心情，同时又了解得不太清楚。她說：“不要怕，”又去拉那女孩儿的手。她还想說几句安慰这女孩儿的話，又不知道說什么好。

这次小女孩用眼睛把她打量一下后，把一只手慢慢递給了她。

她們在担架前面默默地走着。那女孩儿隔一会儿就向

后面的担架上看看，当她往后看的时候，眼神里帶着惊惧和不安。

小萍那一陣梳头时的高兴勁儿，一点也沒有了。她說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，但她觉得有一块东西重重地压着。她想馬上了解这女孩儿心里想着什么；想知道她的遭遇；想看看担架上的男孩子……但当她看到这女孩儿低着头默默不語时，她便什么也說不出来了。

那女孩儿的小手，并没有握着她的手，只在她手里松松放着；而她也只好輕輕拉着女孩儿的手，不敢用力握。……

他們向山脚下一个大掩蔽部走去。

2

掩蔽部里有一个女医生，她將近四十岁了，是这个野战医院的外科主治医生兼医务主任。担架停在外面时，她正穿上工作服，走到窗口去拉窗帘。

“張主任，”王小萍进来，說：“有伤员，是一个朝鮮孩子。”

“嗯！？”張医生轉过臉来，現出惊奇的样子接着，她就从掩蔽部里走了出来。

两个抬担架的战士，正站在外面等着。

張医生从他們手里接过一封介紹信，沒有拆开来看，就



先蹲在担架跟前看那受伤的孩子。

担架上盖着一块潮湿的雨布。張医生把雨布輕輕掀开，臉色变得阴沉了！

受伤的男孩子，右臂上和头上扎着綑帶，綑帶上还略微有点血印；閉着眼，显得疲憊欲睡的样子；臉色蒼白；沒有穿上衣，只穿一条染着血斑的白褲子；赤着脚。看来，他只有八九岁的光景。

这时，那女孩儿瞪着兩只浮腫的眼睛，咬着嘴唇，神情很不安。

小萍滴溜溜地轉動着眼珠子，一邊看着担架上的男孩子，一邊也注意着這女孩兒的動靜。

當那女孩兒看到弟弟時，起初有些驚慌，接着就掉出了眼淚，轉身嗚嗚咽咽地哭了。

張醫生一隻手抓着那男孩的胳膊，為難地看看女孩兒。兩個抬担架的戰士一起向女孩兒走過來。

小萍覺得鼻子發酸，但到底忍住了，沒有使眼淚流出來。她趕快掏出一塊手帕，扶住那女孩兒的肩膀，給那女孩兒擦眼淚。

“莎拉杜，”一個抬担架的戰士，彎下身子，扳住女孩兒的肩頭：“不要哭，到這里就好了，馬上就好了……”

“她叫莎拉杜？”小萍問那抬担架的戰士。

“噯，是莎拉杜。”

小萍低下頭來，用朝鮮話對莎拉杜說：

“莎拉杜，不要哭，馬上就好，這里的大夫好得很！……”

小萍的聲音本來是很尖很細的，但現在卻變得沙沙的了。

莎拉杜用手背擦去眼淚，不那么嗚嗚咽咽地哭了，喉嚨里卻仍哽咽着。

張醫生放下那男孩的手，站起來，走到莎拉杜面前，象媽媽似的，把莎拉杜抱在胸前，用手撫摸着莎拉杜的頭髮親切地說：



“Yθ, 你放心, 小弟很快就好。”

張医生的爱撫, 更引起莎拉杜的伤心, 她抱住張医生的身子, 嗚嗚地哭起来了!

“小萍同志,” 張医生说, “你先領这个小妹妹去吃点飯吧。不要吃得太多, 也許她几天沒有好好吃过东西了。叫伙房弄点半流質的飯。”

“好,” 小萍答应着。

“还有, 吃完飯你把十三号‘病房’收拾一下, 就由你来护理这个小朋友吧。收拾完之后, 来外科室領病人, 我派人給你

送去。”

“不, 我自己背得动。” 小萍想了想, 說: “哎, 張主任, 那

θ“Y”, 朝鮮語, 長者对孩子的爱称。

九号‘病房’呢？”

“哦，九号‘病房’不是还有刘梅茹嗎？那里有三个伤员，她照顧得了。如果不行，我再跟护士長說說吧。”

“好。”小萍答应。

“丫，”張医生低下头来，給莎拉杜擦去眼泪，“去吧，去跟这个同志吃点东西吧。我去給小弟弟看看病，一会儿你們就到一块了。”

莎拉杜仰面看看医生，默默地听医生說完后，就慢慢松开了医生的手，和小萍拉上了手。

3

十三号“病房”，并不象我們想的那样一座漂亮的房子，不是，它只是一个挖在地下的掩蔽部。这里，光线不足，只有一个窗口，帶有一股泥土的潮湿味儿，外面被松树遮盖着。

王小萍抱着毛毯、被子，到了“病房”門口，先把东西放下，才进去。她把炕上发潮的鋪草抱出来，又从外面抱了些干鋪草。换上了鋪草，她才把毛毯被子拿进去。她把毛毯鋪好，把被子迭成一个長条，整整齐齐地放在靠窗的一头。做完这些事，她从炕上跳下来，打打沾在身上的毛草，站在炕前，滿有心事地不动了。

“……该怎么把小朋友护理好？該讓他們觉得这就是

家。……不能只讓他們倆住这儿……”

“小王，”正在小萍想得入神时，掩蔽部外面有人喊她了。这是九号“病房”高指导員的声音，小萍已經护理过他几天，一听就听出来了。跟着，高指导員就拄着一根棍子进来了，“听說，听說你要离开我們‘九号’了？”

“是呀，高指导員。有兩個朝鮮孩子，一个姐姐，一个弟弟，弟弟受伤了，得护理他。”

“哦，孩子在哪儿呢？”高指导員問。

“男孩子正在治疗，女孩子在吃飯。哎，高指导員，你說，光他們兩個孩子怎么能住这儿？我也想搬来。”

高指导員笑着說：

“对，搬来。可是，小王，你也并不算大人呀！不过，你还是应当照顧他們的。”

“你看，高指导員，也不知道他們的父母現在怎么样？我沒敢問。剛才那女孩还哭来着，怎么安慰他們呢？……”小萍怪愁的。

“唉，”高指导員長長地叹息了一声，拄着棍子，抬起头，思索起来了。他的目光从掩蔽部的頂子移到窗口，从窗口移到炕上，慢慢地說：“应当叫他們觉得这就是家。要做到这点，你得象个家長，象大姐姐一样爱护他們。还得把这里布置得象个样儿，叫人一进来就痛快，把伤心事忘掉才行。”

小萍望着高指导員，心事重重的，兩只手在胸前无意地

捏弄着一个鈕扣。

高指導員轉臉看着掩蔽部門外說：

“小王，把那山上的花采些來。”

小萍往前走了兩步，看着對面山上的野花，沉默了一會兒，用疑問的口气問高指導員：

“他們有心看花兒嗎？”

高指導員微笑着說：

“小萍同志，就因為他們无心看，才要想法叫他們有心看。”

高指導員移動着脚步，微微有些發顫。這時，小萍才忽然想到，高指導員也是傷員，應該坐着。她急忙扶住高指導員，說：

“快坐吧，我就忘了你的腿有傷了。”

“不礙事。”高指導員小心地坐下來，說：“好好照顧他們吧，象姐姐那樣。……”

掩蔽部外邊响起一陣脚步聲和說話聲，接着，護士長和九號“病房”的護士劉梅茹就進來了。

“高指導員，該回去歇歇了。”劉梅茹說。

“這就回去，這就回去。”高指導員笑着，站起來。

“小萍同志，”護士長看着炕上，問道：“收拾好了？來，病人已經抬來了，讓他休息吧。”

“好！”小萍答應一聲，跟護士長走出了掩蔽部。

莎拉杜和小弟弟都来了，小弟弟在担架上躺着。这孩子现在好看多了，脸上干净了，眼睛睁开了，绷带也换成了新的。

高指导员走出掩蔽部，站下来，看了看那男孩子，就跟莎拉杜亲切地说起话来。……

小萍和护士长，把那受伤的孩子抬进掩蔽部，安顿到炕上。

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以后，小萍跟护士长出来，悄悄问护士长：

“伤得厉害吗？”

“不，”护士长很有信心地说，“几天就会好了。皮肤擦伤。主要是精神上受了惊吓。”

小萍松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哎，护士长，光叫两个孩子住在这儿不好吧，我想也搬在这儿，这样更方便些。”

护士长想了一下，说：

“好呀，小萍！你搬来吧！”

小萍高兴地进了掩蔽部。

男孩子静静地躺着。莎拉杜在弟弟旁边坐着。小萍进来，跟莎拉杜笑着说：

“莎拉杜，咱们就在这儿住，我马上也搬来！”说着，她拉住莎拉杜的手，弯下腰去，用中国话夹着朝鲜话对小弟弟

說：“丫，好好歇着呵，你的很快的就好！”她抬起頭來，問莎拉杜：“小弟弟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伊蘇明。”莎拉杜輕聲地說。

“伊蘇明，”小萍重複了一遍這個名字，站起來，把掩蔽部看了一遍，說：“你們等一下，我去拿被子，馬上來，啊！”

莎拉杜從炕上溜下來，想跟她一起去，但是，她說：

“不用，我拿得了。你看着小弟弟吧。”

莎拉杜把一根手指頭放在嘴唇上，眨動着眼皮，看着小萍走去的背影。

“姐姐，”伊蘇明翻過身來，叫着：“你來。”

莎拉杜轉身到了炕沿，坐下，用兩個手指頭在弟弟額上的綳帶上，虛虛地摸了摸，低聲問：

“還痛不？”

伊蘇明搖搖頭，表示不痛。接着，他抓住姐姐的手，掰起姐姐的指頭來。

